

突厥诸语言*

Н. З. Гаджиева(阿塞拜疆)

中图分类号: H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3-0011-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03

突厥诸语言(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是由原苏联、土耳其的许多民族和部族以及伊朗、阿富汗、蒙古、中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部分住民语言构成的语系。关于这些语言在发生学上归属阿尔泰诸语言的问题还处于假说层面,这个假说将突厥诸语言、通古斯-满诸语言和蒙古诸语言设定为一个整体。根据一些学者[E. Д. 波利瓦诺夫、G. J. 拉姆斯泰特(又译兰司铁)]的观点,该语系可将朝鲜语和日语纳入其中,使范围更加扩大。还有一种乌拉尔-阿尔泰假说(M. A. 卡斯特伦、O. 伯特林克、H. 温克勒、O. 唐纳、Z. 贡博茨等)认为,突厥诸语言以及其他阿尔泰语言与芬兰-乌戈尔诸语言一起构成乌拉尔-阿尔泰超语系。在阿尔泰学文献中,突厥、蒙古、通古斯-满等诸语言之间的类型学相似有时视为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阿尔泰假说的矛盾首先与构拟阿尔泰原型时历史比较方法使用得不明确有关,其次和区分固有词根与借词词根时缺乏准确的方法和标准有关。

在形成各别的一些突厥民族语之前,这些语言的使用者经历过人数众多的、复杂的迁徙活动。5世纪时各古尔部落开始从亚洲向卡马河沿岸移动;自5-6世纪起,突厥各部落(奥古兹人等)开始从亚洲中部向中亚迁移;10-12世纪期间,古回鹘和奥古兹诸部落的迁居范围扩大起来(从亚洲中部向东部的中国新疆、中亚西部和小亚细亚地区);图瓦人、哈卡斯人、山地阿尔泰人的祖辈曾结为一体;第二个千年之初,吉尔吉斯诸部落从叶尼塞河迁徙到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疆域;15世纪哈萨克各部联合起来。

根据现今地理分布,可将突厥诸语言的分布地域划分如下:中亚和东南亚、南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卡马河沿岸、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和黑海沿岸等。突厥学中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案。

B. A. 博戈罗季茨基将突厥诸语言划分为7个语组:

东北语组(雅库特语、卡拉加斯语、图瓦语);哈卡斯(阿巴坎)语组,其中包括本区域哈卡斯住民说的萨盖、别利季尔、科伊巴尔、卡钦、克孜尔等地方话;阿尔泰语组,包括南部分支(阿尔泰语和特勒乌特语)和北部分支(所谓图巴拉尔人的方言等);西西伯利亚语组,包括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所有方言;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山脉语组(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亚语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西南语组(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加告兹语、土耳其语)。

这种分类方案的语言学标准不够充分和可信,作为B. B. 拉德洛夫分类基础的纯语音特征也是如此。他划分出4个语组:东部语组(阿尔泰、鄂毕河、叶尼塞河突厥人和楚累姆鞑靼人的语言和方言,以及卡拉加斯语、哈卡斯语、绍尔语、图瓦语);西部语组(西西伯利亚鞑靼人的各种区域方言,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鞑靼语以及约定的卡拉卡尔帕克语);中亚语组(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南部语组(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以及克里米亚鞑靼语中的一些南岸地方话);拉德洛夫把雅库特语单独列出。

Ф. Е. 科尔什第一次将形态特征作为分类的基础,认为突厥诸语言最初分裂为北部语组和南部语组,南部语组后来解体为东支和西支。

在A. H. 萨莫伊洛维奇(1922)提出的精确化方案中,突厥诸语言被划分为6个语组:p语组或称布加尔语组(其中也包括楚瓦什语);д语组或称维吾尔语组,另称东北语组(除了古回鹘语外,还有图瓦语、托法拉尔语、雅库特语、哈卡斯语);тау语组或称克普恰克语组,另称西北语组(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及其方言、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库梅克语、克里米亚鞑靼语);таг-лык语组或称察合台语组,另称东南语组(现代维吾尔语、不含克普恰克诸方言的乌兹别克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

таг-лы 语组或称克普恰克-土库曼语组(过渡性的地方话——失去了独立意义的希瓦-乌兹别克和希瓦-萨尔特地方话); ол 语组或称西南语组, 另称奥古兹语组(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南岸诸方言)。

之后陆续有新的分类方案提出, 每一种都试图精准地将语言划分成组群, 并且把各种古突厥语纳入其中。如拉姆斯泰特划分了 6 个基本语组: 楚瓦什语; 雅库特语; 北部语组(按 A. M. O. 拉塞农的分类为东北语组), 其中包括阿尔泰和毗连地区的所有突厥语及其方言; 西部语组(拉塞农分类的西北语组), 包括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卡拉恰耶语、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语、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 属于该语组的还有消亡的库曼语和克普恰克语; 东部语组(拉塞农分类的东南语组), 即新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 南部语族(拉塞农分类的西南语组), 包括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和加告兹语。J. 本青和 K. H. 门格斯提出的分类也是与此类似的上述一些方案的变体。作为 C. E. 马洛夫分类基础的是年代特征: 所有的语言均按“古代”、“近代”和“现代”划分。

H. A. 巴斯卡科夫的分类和上述分类有根本的区别。按照他的原则, 突厥诸语言的分类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而是各突厥民族和语言发展史的时代划分, 这种发展史呈现错综复杂的场景, 原始社会小规模氏族联盟产生、解体, 随后大规模部族联盟产生, 这些大部族联盟虽然起源相同, 但建构的却是部族组成各不相同的共同体, 它们的部族语言组成当然也各不相同。

上述分类方案尽管都有不足之处, 但却帮助我们厘清了突厥诸语言的那些发生学关系最近的组群。对将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作为特殊种类区分提出了充分的根据。为了制定更加准确的分类方案, 必须考虑到突厥诸语言十分复杂的方言切分, 以扩大区别特征的集合数量。在描写个别的突厥语时, 最为公认的分类方案是萨莫伊洛维奇提出的。

类型学上突厥诸语言属于黏着语。词根(词干)由于不附加类别标记(突厥诸语言中名词没有类别的划分), 用于主格时以光杆形式出现, 因此成为变格形式聚合体的组织中心。聚合体的轴向结构, 即以结构中轴为基础的结构, 对语音变化过程的性质产生了影响(具有在词素之间保留清晰边界的趋势, 阻碍聚合体中轴本身的形变、词干形变等)。元音和谐是突厥诸语言黏着性的伴生现象。

存在元音和谐及与之相关的前舌辅音与后舌辅音的对立、突厥语固有词在词首和词素的结合处或者词末尾没有数个辅音连缀、音节的特殊类型等特征决定了突厥诸语言中相对简单的音位分布关系。

突厥诸语言中腭音性/非腭音性特征的和谐表现得比较一贯, 试比较土耳其语 evler-in-de ‘在他们的房子里’、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 бар-ай-ым ‘我就去吧’等。唇元音和谐在不同的突厥语中发展程度不同。

有一种假说认为, 早期突厥共同语有 8 个元音音位, 这些音位可能是短元音或长元音: а, ә, о, у, ө, ү, ы, и。关于突厥诸语言是否曾有闭元音 е 的问题还存在争议。古突厥语元音系统后来变化的特点是, 大多数突厥语失去长元音。长元音主要保留在雅库特语、土库曼语、哈拉吉语中, 其他突厥语只保留下来长元音的个别残迹。

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和古楚瓦什语中, 许多词词首音节中的 /a/ 发生了向圆唇化后移的 /a°/ 的变化。试比较 *қаpa ‘黑色的’, 古突厥语和哈萨克语为 қаpa, 但鞑靼语为 қа°pa; *ат ‘马’, 古突厥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为 ат, 但鞑靼语、巴什基尔语为 а°т 等, 也发生了 /a/ 向圆唇 /o/ 的变化, 这在乌兹别克语中很典型。试比较 *баш ‘头’与乌兹别克语 бош。维吾尔语中可见到 /a/ 受下一音节中 /и/ 的影响而发生元音变音的现象(以 ети ‘他的马’取代 аты); 阿塞拜疆语和新维吾尔语中保留了短音 ә(试比较 кәл- ‘你’来!), 阿塞拜疆语为 гәл-, 维吾尔语为 кәл-, 而多数突厥语中 ә > е(试比较土耳其语中的 gel- 和诺盖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中的 кел- 等)。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以及楚瓦什语(部分)中 ә > и 的变化都很典型, 试比较 *әт ‘肉’, 鞑靼语为 ит。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和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中可发现词首的一些元音发类二合元音, 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中存在咽化元音。

突厥诸语言的辅音系统可用表格形式表示如下:

按发音性质		按发音部位				
		舌根 软腭音	舌根音	舌面音	前舌音	唇音
塞音	清音	k	k		т	п
	浊音		г		д	б
擦音	清音					
	浊音	ғ		ж	ғ, ʒ, ʒ	
塞擦音	清音				ч	
	浊音				дж	
响音	边音				л, -л	
	颤音				р	
	流音		н		н	м

所谓奥古兹诸语言允许浊塞辅音出现在词首, 克普恰克诸语言也允许这个位置出现塞辅音, 但是清塞音占多数。

在突厥诸语言的辅音变化过程中, 发音动作或多或少复杂一些的音素常简化或者变化为另外性质的语音:

双边音 л 和齿间音 з 消失; 软腭音 к 在许多语言中变为普通的舌面音 к 或 х(试比较* қара ‘黑色的’, 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及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维吾尔语为 қара, 但土耳其语为 кара, 楚瓦什语为 хура)。处于元音之间的辅音一律浊化(在楚瓦什语特别是西伯利亚诸突厥语中很典型), 辅音有大量同化现象, 特别是在词缀中, 前元音之前 к > ч, т > ч(试比较阿塞拜疆、土耳其、维吾尔等语言的方言: чим < ким ‘谁’)。在许多突厥语中都可见到的词首 й-变为塞擦音的现象, 也可以用突厥诸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加以解释。试比较* йәр ‘土地’, 阿塞拜疆语为 йәр, 但吉尔吉斯语为 жер(这里的 /ж/ 表示浊塞擦音), 哈卡斯语为 чир, 图瓦语为 чер。在其他情况下, 音素的变化可能在相邻非亲属语言的影响下发生: 突厥语辅音系统在雅库特语中的根本变化、在楚瓦什语中某种程度的变化以及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一些突厥语中送气塞辅音的出现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除雅库特语之外, 所有突厥语的名词性词类都有 6 个格。主格没有标记, 属格的形式标记为 -ын/-ин, -ың/-иң, 宾格以 -ы/-и, -ыни/-ини 为标记, 有些语言属格和宾格词缀以 -н 起始, 与格-方向格的形式标记是 -қа/-қа, -а/-ә, 处所格的形式标记为 -та/-та, -да/-да, 起始格的标志为 -тан/-тан, -дан/-дан。在一些同化过程发达的语言中, 属格词缀变体为 -тың/-дың, 宾格词缀变体为 -ты/-ды, 等等。楚瓦什语中由于元音之间的 -з- 发生 r 音化, 产生起始格和处所格的变体形式 -ра 和 -ран; 与格和宾格在该语言中共用相同的标记 -а/-е, -на/-не。

在所有突厥语中, 复数都借助词缀 -лар/-ләр 表达, 但楚瓦什语除外, 行使这一功能的是词缀 -сем。领属范畴借助附加到词干上的人称词缀系统表达。

数词包括表示从 1 到 10 以及 20, 30, 40, 50, 100, 1000 的词汇单位; 表示 60, 70, 80 和 90 用复合词, 其第一部分是相对应个位数的语音变体名称。一些突厥语有另外一种按照模式“从 1 到 10 的单位名称 + он ‘10’”构建表示“几十”数词的系统, 试比较哈卡斯语 алт-он ‘60’、雅库特语 төртүөн ‘40’。

突厥诸语言中的指示代词反映事物在空间中所处的 3 种位置: 最接近说话人的(如土耳其语 bu ‘这个’、楚瓦什语 ку ‘这个’) 稍远一些的(土耳其语 şu ‘就那个’、吉尔吉斯语 ошол ‘就那个’), 最远的(土耳其语 o ‘那个’、吉尔吉斯语 ал ‘那个’)。

人称代词形态范畴聚合体包括 3 种人称的单复数形式; 在一些语言中, 人称代词变格时单数与格-方向格的词干元音会发生变化, 试比较: 土耳其语 ben ‘我, 主格’/ bana ‘我, 与格-方向格’), 吉尔吉斯语 мен ‘我, 主格’/ мага ‘我, 与格-方向格’。

有两种疑问代词词干, 试比较乌兹别克语和诺盖语

ким ‘谁’、кимлар ‘谁’(指人)/ нима ‘什么’、нималар ‘什么’以及诺盖语 не ‘什么’(指物)。

反身代词的基础是独立名词, 大多数突厥语以独立名词 өз ‘内脏’ ‘果仁’为基础, 如阿塞拜疆语和吉尔吉斯语 өзүм ‘我本人’; 绍尔语、哈卡斯语、图瓦语、阿尔泰语和托法拉尔语用表示‘身体’意义的词构造反身代词, 试比较绍尔语 позым、图瓦语 бодум、阿尔泰语 бојым ‘我本人’; 雅库特语用 бээйээ ‘身体’构成, 如 бээйэм ‘我本人’; 土耳其语和加告兹语的反身代词以 kendi 为基础构成, 如 kendim ‘我本人’。

动词变位系统中使用两类人称词尾。第一类为语音上形变的人称代词, 用于动词变位现在时、将来时以及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第二类是与物主词缀相关的词尾, 用于以 -ды 结尾的过去时和条件式。

以 -а 结尾的现在时形式用得最普遍, 这一形式(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库梅克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以及中亚突厥语和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方言中) 还时常有将来时的意义。所有突厥语中都有以 -ар/-ыр 结尾的现在-将来时形式。土耳其语的现在时形式以 -yor 结尾为特点, 而土库曼语以 -йар 结尾为特点。以 -макта/-махта/-мокта 结尾的即时现在时形式见于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中。突厥诸语言有按照模式“以 -а- 或 -ып 结尾的副动词 + 特定类型助动词的现在时形式”构建即时现在时特殊形式的趋势。

共同突厥语以 -ды 结尾的过去时形式有语义容量大和体的意义中立的特点。在突厥诸语言的发展过程中, 经常表现出创建过去时形式兼表各种体范畴意义的趋势, 特别是表示过去的持续行为(试比较: 卡拉姆伊语 алып едим ‘我拿过’这类不定未完过去时)。许多突厥语(主要是克普恰克诸语言) 通过将第一类人称词尾(语音形变的人称代词) 附加到 -кан/-ган 结尾的形动词上而构成完成时。土库曼语中存在以 -ан 结尾的词源上有亲属关系的形式, 楚瓦什语中的亲属关系形式以 -ны 结尾。奥古兹语族的语言中以 -мыш 结尾的完成时比较普遍, 雅库特语词源上有亲属关系的形式以 -быт 结尾。过去完成时的词干和完成时词干一样, 与助动词 быть 的过去时词干形式组合而成。

除楚瓦什语外的所有突厥语中, 将来时(现在-将来时) 都以 -ыр/ -ар 为标记。奥古兹诸语言的特点是存在以 -аджак/-ачак 为结尾的绝对将来时形式, 这种形式在南部地域的一些语言(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 中也很普遍。

突厥诸语言除陈述式以外还有愿望式、命令式、条件式和应该式。愿望式最常见的标记为 -тай(克普恰克诸语言) 和 -а(奥古兹诸语言); 命令式有自身的形态范畴聚合体, 动词的光杆词干表达对单数第二人称的命令; 条件

式有 3 种构成模式,分别带特别的标记-са(大多数语言)、-сар(见于鄂尔浑铭文和古回鹘语文献以及 10-13 世纪的突厥语文本中),而现代诸语言只以语音转换的形式保留在雅库特语中)以及-сан(楚瓦什语);应该式主要见于奥古兹诸语言中(试比较阿塞拜疆语中的 кәлмәлијәм ‘我应该来’)。

突厥诸语言有主动态(与词干吻合)、被动态(标记为附加在词干上的-л)、反身态(标记为-н)、相互反身态(标志为-ш)和强制态(标记多样,最常见的是-дыр/-тыр, -т, -ыз, -тыз)。

突厥诸语言中的动词词干与体的表达无关。各别时间形式或由助动词赋予其体特征的特殊复合动词可具有体的意义色彩。

突厥诸语言以各种不同的动词、名词标记表示否定:动词中用词缀-ма < -ба;名词中奥古兹诸语言采用 дейил ‘没有 不存在’一词,克普恰克诸语言由 эмес 表达。

基本词组类型(无论限定词组,还是述谓词组)的构成模式在突厥诸语言中是一致的:从属成分在主导成分之前。突厥诸语言中典型的句法范畴是被领属语附加成分(изафет):两个名词之间的这种关系类型贯穿突厥诸语言的全部结构。

突厥诸语言中名词类或动词类句型由谓语的语法表达性质决定。简单名词句模式是突厥诸语言共同的,其述谓性由系词的类似成分(谓语句、人称代词、各种述谓词)表达。而突厥诸语言共有的带形态支撑成分的各种动词类句型(以-ды 结尾的过去时形式和以-а 结尾的现在-将来时)的数量相对不多;大多数动词类句型形成于地域共同体(试比较:克普恰克语地域所固有的带-тан 构形成分的动词类句型,或奥古兹语地域特有的带-мыш 构形成分的动词类句型等)。简单句在突厥诸语言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句法结构,它们尽量将所有有潜在可能的复合句也纳入进来,只要从句的结构不与简单句构建规则相矛盾、可以改造成简单句的从属成分即可。各种从属关系通过形动词、副动词和动名词组等构式表达。

突厥诸语言的构造也为发展连接词句准备了条件。在连接词型复合句的发展过程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操突厥诸语言者与俄罗斯人经常接触也促进了连接手段的发展(如鞑靼语)。

在突厥诸语言的构词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词缀法(参见词缀)。也有分析性的构词方式:如成对名词、重叠

词、合成动词等。

突厥诸语言最古老的文献产生于 7 世纪(参见古突厥诸语言)。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初,原苏联所有突厥语的文字均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土耳其语使用以拉丁语文字形式为基础的字母系统。

(译者:陈勇;审校:许高渝、张家骅)

参考文献

- Brockelmann, C. *Osttürkische Grammatik der Islamischen Literatursprachen Mittelasiens* [M]. Leiden, 1954.
- Gabain, A. *Altürkische Grammatik* [M]. Lpz., 1941.
- Grønbech, K. *Der Türkische Sprachbau*, v. 1 [M]. Kph., 1936.
- Jean, D. *Philologiae Turicae Fundamenta*, t. 1 - 2 [C]. Wiesbaden, 1959 - 1964.
- Räsänen, M. R. *Materialien zur Morphologie der Türkischen Sprachen* [M]. Hels., 1957.
- Баскаков Н. А.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M]. М., 1962; 2 изд., М., 1969.
- Баскаков Н. А. И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фонология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M]. М., 1988.
-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В.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атар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M]. Казань, 1934; 2 изд., Казань, 1953.
- Малов С. Е.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M]. М.-Л., 1951.
- Дмитриева Н. 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ч. 1 - 4 [C]. М., 1955 - 1962.
- Мелиоранский П. М. Араб филолог о турецком языке [M]. СПб., 1900.
- Севортян Э. В.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т. 1 - 3] [Z]. М., 1974 - 1980.
-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Б. А., Гаджиева Н. З.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M]. Баку, 1979; 2 изд., М., 1986.
- Тенишев Э. Р.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 [C]. М., 1984.
- Тенишев Э. Р. Морфология [C]. М., 1988.
- Щербак А. М.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фонетика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M]. Л., 1970.

定稿日期: 2016-04-15

【责任编辑 李洪儒】